

# 试析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信”与“达”：以《红楼梦》英译本中古诗词翻译为例

刘思涵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陕西西安，710122；

**摘要：**我国近代翻译家、教育家严复为在翻译《天演论》时提出“信、达、雅”翻译准则，该准则在学界广为流传，并长期指导翻译实践或用以分析翻译作品。本文通过对比杨译与霍译两版《红楼梦》全英译本中的古诗词译文，尝试分析“信”与“达”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标准和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信”；“达”；《红楼梦》；古诗词翻译

**DOI：**10.64216/3080-1516.25.07.070

1898年，我国近代翻译家、教育家严复为在翻译《天演论》时，在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

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sup>[1]</sup>此后，“信、达、雅”这一翻译准则在学界广为流传，并长期指导翻译实践或用以分析翻译作品。

关于“信”和“达”这两点原则，笔者进行以下粗略思考。首先，“信”强调译文对原文信息的准确性，被严复放在第一位，笔者认为可以说明其将这一点准则作为翻译活动的首要和基本原则。但如何定义“信”的标准呢？是形式上的准确，即在翻译时尽量做到信息表达的一一对应，还是内容上的准确，即将原文想要表达的信息传递出来，但不必再逐字逐句翻译？其次，“达”一般理解为译文的通常顺达，但所谓的通顺是指译文在传递信息和逻辑表达上的通顺，还是读者在接收和理解信息时的流畅？尤其是特有的文化专属概念的外译，可能即便将原文信息连贯地翻译出来，但没有文化背景的译入语读者在理解上依旧无法做到顺畅。第三，关于“信”与“达”两者的关系，如果两者无法兼顾，哪一点更为重要？“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是严复的取舍态度，以翻译目的来评判，“达”似乎更为重要。黄忠廉更是解读“达”为信达雅的核心，认为“三字之中，为雅是为达，为达又是为信，所以达是轴心”<sup>[2]</sup>。关于“信”与“达”的评判标准及两者关系的思考和探讨，在进行文学作品，尤其是古诗词的翻译时更为重要，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翻译实践和译文分析。

中外学者、翻译家们在汉译英语文学作品或英译中

国文学名作时，对“信”与“达”翻译原则的理解和实践各有不同。笔者试举几位名家译作作为分析对象。

《长干行·其一》是我国唐代诗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其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正是描述男女纯真爱情的成语“青梅竹马”的出处。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和英美现代主义杰出诗人、翻译家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均翻译过此诗。此处节选青梅竹马一句的翻译：

许译：On hobby horse you came upon the scene,  
Around the well we played with mums still green.<sup>[5]</sup>

庞译：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 playing horse

You walked about my seat, playing with blue plums.<sup>[6]</sup>

关于竹马的翻译，许译版本中译为 hobby horse，《牛津字典》的释义为“a toy made from a long stick that has a horse's head at one end. Children pretend to ride on it.”这样对比，庞译版本中的 bamboo stilts 从形象上更贴近诗句中男孩骑的竹马，更符合“信”的翻译准则。但试想，从信息表达和氛围营造角度，hobby horse 更能让英文读者感受到小男孩活泼玩闹的性格，营造童年天真无邪的快乐气氛。

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先生和梁实秋先生均翻译过莎士比亚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威尼斯商人》。其中有一句对白是“*These be the Christian husbands. I have a daughter. Would any of the stock of Barabbas had*

been her husband rather than a Christian!”<sup>[7]</sup> 朱译是“这些便是相信基督教的丈夫！我有一个女儿，我宁愿她嫁给强盗的子孙，不愿她嫁给一个基督徒！”<sup>[8]</sup> 而梁译为“基督徒的丈夫就是这样！我有一个女儿：我愿她嫁给巴拉巴的后裔中任何男子，也比嫁给基督徒好些！”<sup>[9]</sup> barabbas（巴拉巴）是《圣经》中的一名强盗，如果不了解基督教，读者很难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信息，所以朱译直接意译成强盗，虽然没有一一对应，但不影响阅读的连贯性，梁译则添加了注释，帮助读者理解原文中西方圣经典故，但一定程度上打乱了阅读节奏。

与上述示例类似，《红楼梦》存在众多首意境深远、文化负载量大的古诗词，如何把握“信、达、雅”是译者面临的很大挑战。本文以宪益、戴乃迭版全英译本和霍克斯、闵福德版全英译本进行对比，尝试举例分析两版译者在翻译该小说中古诗词时对“信”与“达”的阐释和取舍。

原文一：根并荷花一茎香。<sup>[10]</sup>（金陵十二钗副册中香菱的判词）

杨译：Sweet is she as the lotus in flower.<sup>[11]</sup>

霍译：Your stern grew from a noble lotus root.

<sup>[12]</sup>

本诗句是描述菱角的根与荷花共同生长在一根茎上，都香气沁人，而荷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圣洁高尚意向，以此表达香菱原本出身高贵。杨译忠于原文，将“香”对等译出，霍译虽没有直译出香的意思，但基于对诗句隐喻内涵的准确解读，将荷花增译成“a noble lotus”，巧妙地帮助不了解荷花在中国文化中特有属性的西方读者挖掘诗句内涵，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次信息，更好地实践了翻译过程中信息传递的“信”和译入语读者对信息解读时的“达”。

原文二：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sup>[10]</sup>（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判词）

杨译：Alas for her wifely virtue,

Her wit to sing of willow-down, poor maid!<sup>[11]</sup>

霍译：One was a pattern of female virtue,

One a wit who made other wits seem

down.<sup>[12]</sup>

诗句中“停机德”和“咏絮才”均是出自中国古代典故。“停机德”是出自《后汉书》，说的是乐羊子之妻劝勉丈夫用心读书求取功名之事，赞美古代女子贤淑之德。“咏絮才”是指东晋宰相谢安的侄女、女诗人谢道韞赋诗将漫天飞雪比拟成因风而起的柳絮，优于他人，于是后人便以“咏絮之才”赞美女子诗文之才。两版译文在翻译“停机德”时均省去典故细节，概括为 wifely/female virtue，不影响读者解读作者的表达意图，是对“信”的灵活实践。但在翻译“咏絮才”时，杨译版却试图做到信息对等，没有背景知识的英文读者恐难以理解 willow-down 在此处的含义，而霍译则延续上一句的翻译策略，译出诗句内涵。

原文三：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贱的公府千金似下流。<sup>[10]</sup>

（红楼梦十二曲中贾迎春的判曲《喜冤家》）

杨译：Holding cheap the charms of a noble family's daughter,

Trampling on the precious child of a ducal mansion.<sup>[11]</sup>

霍译：A delicate young wife of gentle stock,  
To you was no more than a lifeless block.

And bore, when you would rant and rave,  
Treatment for worse than any slave.<sup>[12]</sup>

这句诗是作者形象地表现孙绍祖对迎春毫无尊重和珍惜之情，把高贵的迎春贬损得如同低贱粗鄙之人。两版译文都是对诗句内容进行高度提炼，表达内涵，但相较于杨译，霍译添加了译者自身解读与情境细节，如将“作贱”一词具象化地译成“rant and rave”，而杨译则译为“trampling”。杨译更贴近于“信”的原则，霍译则二次创作。虽然霍译融入个人想象，篇幅也更长，但译者采用了英国传统十四行诗的韵律，令西方读者在阅读时更为顺畅，更好感受诗词音韵之美。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的难点之一是如何把握“信”与“达”的程度与关系，既要保证原作品的信息准确传递，又要考虑译文的观赏性与艺术性。

自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准则后，许多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解读，而在翻译实践中，尤其是文学作

品的外译过程中,如何遵循“信”“达”“雅”并把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是译者们要认真思考、长期打磨的课题,要结合翻译目的和时代背景等多方因素来综合判断。

### 参考文献

- [1] 严复. 天演论·译例言[C]//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6-7.
- [2] 黄忠廉. 达: 严复翻译思想体系的灵魂[J], 中国翻译, 2016 年, 第 1 期。
- [3]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8-23.
- [4] 刘艳丽, 杨自俭. 也谈“归化”与“异化”[J]. 中国翻译, 2002, (06): 22-26.
- [5] 许渊冲译注. 中华传统文化精粹·许渊冲英译李白诗选[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4.
- [6] Ezra Pound. Cathay[M]. London: Elkin Mathews, 2012.
- [7] BATE J, ERIC R. The RSC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M]. New York: Red Globe Press, 2007: 460.
- [8]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戏剧全集[M]. 朱生豪, 译. 上海: 世界书局, 1947: 80.
- [9]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9[M]. 梁实秋, 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159.
- [10] 曹雪芹. 红楼梦[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3: 35-39.
- [11] Hawkes, D. The Story of the Stone[M]. London: Penguin Group, 1973: 133-142.
- [12] Yang Xianyi & G.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9: 94-106.

作者简介: 刘思涵(1988.09—), 女, 汉, 陕西西安, 西北政法大学, 硕士研究生, 翻译, 中英翻译。